

想独立的地方

一张世界分离主义地图的读法：为什么有的地方想单飞，而绝大多数飞不成

王建硕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一张世界分离主义地图的读法：为什么有的地方想单飞，而绝大多数飞不成

先别谈主义，也别急着站队。先想一个工程师式的问题：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宣布独立，五天后就坐进了联合国，全世界排队祝贺。六年后的 2017 年 10 月，加泰罗尼亚也宣布独立，几个小时之内，全世界排队声明「不承认」，那个「共和国」连一天都没有存在过。同样是宣布独立，一个五天封神，一个五小时清零。**中间差的到底是什么？**

这本书就是来拆这道题的。打开世界地图，国界线看起来干干净净，但只要把「哪里有人想单飞」标上去，地图立刻变成一块布满裂缝的玻璃：苏格兰、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库尔德斯坦、索马里兰、布干维尔……几十股分离运动正在同时燃烧，绝大多数你永远不会在新闻里看到。

我们将沿着一条线往下走：先看裂缝的全景和发动机——为什么有的地方想走（身份、钱、委屈）；再看规则——宣布独立为什么只是喊了一声，「承认」这台机器怎么运转，国际法里「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这对死对头是怎么回事；然后逐个复盘经典案例：魁北克和苏格兰如何把合法路径走到极限，加泰罗尼亚和库尔德人如何被硬闯反噬，南苏丹们又如何真的走通了窄门；最后算两本账：一个地区自己的经济账，和整个国际社会「为什么不喜新国界」的系统账。

读完全书，你会得到一个回答那个问题的完整清单——也会明白，世界地图上那些国界线不是地理，而是所有这些账轧平之后的余额。

建议从第一章顺读，但每章都能独立成篇：从你最眼熟的那个地名进来也行。

第一章 · 地图上的裂缝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国界线看起来干干净净，像是打印出来的。但如果你把「哪里有人想单飞」标上去，这张地图立刻变成一块布满裂缝的玻璃：粗略数一数，此刻世界上有几十股成气候的分离主义运动——就是一个地区里相当多的人想让这个地方脱离现在的国家、自己单过的政治运动。它们绝大多数你永远不会在新闻里看到，但每一条裂缝背后都是一整套真实的诉求、组织和账单。

这本书就是要带你把这些裂缝一条条看清楚：它们想要什么，按什么规则玩，为什么极少数成功了、绝大多数没有。

先把它们分分类

裂缝不是一种，至少可以分成四类，玩法完全不同：

- **排队走合法程序的。** 苏格兰 2014 年公投过一次，没通过，但路没堵死；加拿大魁北克省公投过两次，都没过；南太平洋的法国属地新喀里多尼亚，按协议公投了三次（2018、2020、2021），三次都选择留在法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 2019 年公投，97.7% 的人选择独立，目前正走在一条双方约定的、通往 2027 年前后独立的路上。这一类的特点是：**中央政府认这条路，大家按规则投票。**
- **想公投但中央不让的。**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 2017 年自己搞了公投，西班牙宪法法院说违法，全世界没有国家承认结果。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同年也投了，92% 赞成独立，结果巴格达直接出兵收回了油田。这一类的特点是：**票投了，但没人接。**
- **事实上已经单过、但地图上不存在的。** 索马里兰 1991 年就宣布脱离索马里，自己选举、自己印钱、自己管边界，三十多年运转得比索马里本土还稳——但直到 2025 年底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它的联合国成员之前，它在国际社会的入场券一张都没有；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不认。摩尔多瓦东部的「德左」、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塞浦路斯岛的北部，都是这类「事实国家」——地盘、政府、军队都有，就差一张国际社会的入场券。
- **还在武装冲突或低烈度对抗里的。** 喀麦隆的英语区（自称「安巴佐尼亚」）、印尼的西巴布亚、也门的南方运动、安哥拉的飞地卡宾达……这些地方诉求各异、烈度各异，共同点是离「投票箱」还很远。

大白话：想独立的地方分四种——排上队的、没排上队的、已经在单过但没人认的、还在打的。这本书主要讲前三种，因为只有它们真的进入了「规则游戏」；第四种更多是战争问题，不是这本书的主题。

裂缝不是均匀分布的

把这几类标在地图上，你会发现两个规律。

第一，**裂缝大多沿着「帝国的旧接缝」裂开**。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新国界基本是沿着原来加盟共和国的行政边界走的；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殖民者用直尺在非洲划的边界，至今还在渗出分离运动。国家是历史层层堆出来的，裂缝就沿着当年堆叠的缝隙走。

第二，**民主国家的裂缝走投票箱，威权国家的裂缝走枪或者走灰色地带**。这不是说哪边更高尚，而是规则不同决定了打法不同：在英国、加拿大，独立派可以合法组党、竞选、推动公投——他们最怕的不是被抓，而是投不赢；在另一些国家，公开主张独立本身就是刑事犯罪，于是运动要么转入地下，要么干脆卡在「事实上分离、名义上不承认」的灰色状态里。

还有一个特殊案例要交代清楚：东亚的台湾问题性质特殊——北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本书讨论的「一个地区想从现属国家分离出去」不是同一类问题，本书不作展开，另有专书讨论。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这也是理解后文「为什么世界不喜欢新国界」的一把钥匙。

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看完全景，一个工程师式的问题自然浮出来：**一个地方想单飞，到底要过几道关？**宣布独立只是喊了一声，真正决定成败的是后面一长串关卡——有没有人认、钱从哪来、边界怎么画、国际社会这台机器为什么天生讨厌新国界。我们先把发动机拆开看（下一章：为什么会有地方想独立），再看规则（主权、自决权），然后逐个复盘真实案例，最后算总账。

第二章 · 为什么会想单飞

第一章把裂缝标在了地图上。这一章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裂缝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一个地区的人好好当着一国公民，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单过？

翻遍过去一百年的案例，发动机基本只有三种：**身份、钱、委屈**。几乎所有分离运动都是这三种发动机的某种组合，而且它们会互相点火。

发动机一：身份——「我们」和「他们」

最古老也最强劲的一台。当一个地区的人说另一种语言、信另一种宗教、过另一种节日，并且学校、教堂、家族几十年如一日地告诉孩子「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个地区就具备了分离的原材料。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传统，魁北克说法语，库尔德人有自己的语言和部落网络，苏格兰有自己的教会、法律体系和足球联赛。

但注意一个反直觉的事实：**身份差异本身几乎从不直接导致分离运动**。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没人闹独立；比利时法语区和荷语区互相嫌弃了快两百年，国家还在。身份是柴，不是火。点火需要另外两台发动机。

发动机二：钱——「我们被抽血」或「我们被拖累」

钱的逻辑有两个方向，都能点着分离运动：

- **富裕地区觉得被抽血**。加泰罗尼亚约占西班牙人口的 16%，却贡献约 19% 的 GDP 和更高的税收份额，独立派的核心话术就是「马德里拿走的比还回来的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早年喊着要脱离「懒惰的南方」单过，逻辑一模一样。
- **贫困地区觉得被抛弃**。这种少见一些，但存在：资源在本地、收益却流走的地区尤其容易起火。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底下有油田，安哥拉的卡宾达产石油却是块飞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怨气也是同一个配方——「我们的油，他们的钱」。

大白话：钱这台发动机烧的是「相对剥夺感」——不是绝对穷富，而是「我们觉得不公平」。富裕地区觉得补贴别人亏了，资源地区觉得被掠夺亏了。方向相反，燃料是同一种。

发动机三：委屈——被压过的记忆

第三台发动机是历史。语言被禁过、文化被踩过、人被抓过杀过——这些记忆会存进一个群体的集体账户，几十年后还能连本带息取出来用。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长期连「库尔德人」这个称呼都不被承认（官方曾称「山地土耳其人」），语言一度被禁；加泰罗尼亚在佛朗哥时代语言被赶出公共生活；东帝汶在印尼占领期间死了以十万计的人。

委屈这台发动机的特点是**滞后点火**：压迫发生的当下往往没有能力反抗，等到环境一变（独裁者死了、帝国弱了、国际风向转了），记忆瞬间变成动员令。东帝汶 1975 年被印尼吞并，独立公投却等到 1999 年——不是怨气攒了二十四年才够，而是机会二十四年才来。

三台发动机怎么互相点火

单台发动机通常推不动独立，真正的分离运动都是组合拳，而且有个典型的点火顺序：

1. **身份提供「我们」**——没有身份边界，人群连「谁在独、从谁那里独」都定义不出来。它是地图上的铅笔线。
2. **钱提供「值得」**——经济账本回答「单过之后会不会更好」。加泰罗尼亚的独立支持率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暴涨，不是加泰罗尼亚人突然更爱自己的语言了，而是危机让「给马德里的转账」变得刺眼。
3. **委屈提供「等不了」**——历史记忆回答「为什么是现在」。它把一笔可以慢慢算的账，变成一件不能再等的事。

反过来说，拆一台发动机，运动就熄火一半。加拿大对魁北克的应对堪称教科书：法语地位立法（给身份安全感）、财政转移支付让账本不那么难看（给钱找平衡）、联邦层面持续道歉和放权（还委屈的债）。结果 1995 年第二次公投差 1 个百分点没过之后，独立支持率一路走低——不是魁北克人忘了自己说法语，而是三台发动机被一台台熄了火。

一个工程师式的总结

把分离运动当成一个系统看：身份划定边界，钱提供动力，委屈提供扳机。想理解任何一条裂缝，就问三个问题——「我们」是谁、账本怎么算、旧账有什么。三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地方，裂缝就是活的；缺一个，裂缝大概率只是地图上一道干纹。下一章我们换一层：不谈动机，谈规则——宣布独立之后，到底什么才算「成了」。

第三章 · 「国家」是怎么算数的

2017 年 10 月，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宣布独立，议长宣布「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成立。然后……什么都没发生。西班牙参议院当天启动宪法条款接管自治区，欧盟各国排队声明「不承认」，这个新「共和国」连一天都没有真实存在过。

这件事把第二章的动机问题翻到了背面：**宣布独立只是喊了一声，「成了没有」取决于别人接不接**。这一章拆开「国家是怎么算数的」这台机器。

四件套：国家的硬件

国际法里有个经典清单（1933 年《蒙得维的亚公约》）：一个国家需要四样东西——确定的领土、常住的人口、有效的政府、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能力。注意这四样全是「硬件」：地盘、人、政府、外交能力，没有一样是「别人承不承认你」。

按这个标准，索马里兰早就达标了：有地、有人、有民选政府、能签港口合同。台湾也全部达标。可它们在地图上的颜色仍然不对。这说明硬件只是**入场条件，不是入场券**。

承认：一种一票一票攒出来的东西

国际法学界有两派理论：宣告说认为国家是「是」出来的——满足四件套就是国家，承认只是别人礼貌地点头；构成说认为国家是「认」出来的——没有足够的承认，你就不是。教科书喜欢辩论这两派，但现实世界根本不管理论，它运行的是一套更朴素的机制：

大白话

大白话：承认就像朋友圈认证。你自己发一百条「我是国家」的动态没用，得够多有分量的人给你点赞，你的账号才算「蓝 V」。而点赞不点赞，看的从来不是你达不达标，而是点赞的人自己的利益。

承认从来不是法律判断，而是**政治决定**。每个国家决定承认谁，算的都是自己的账：俄罗斯迅速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因为那是它和格鲁吉亚博弈的筹码；同样一批国家里，许多

却因为自己家里也有想独立的地区，坚决不承认科索沃——西班牙不承认科索沃，不是科索沃不达标，而是马德里不想给加泰罗尼亚任何先例。

联合国的门：承认的机器化版本

双边承认是一票票攒的，那攒到多少算「成了」？现实里的终点线很具体：**联合国会员国席位**。规则是：安理会推荐（五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个都能一票否决），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这套规则解释了地图上最扎眼的不对称：

- **南苏丹**2011 年 7 月 9 日独立，7 月 14 日就进了联合国——因为原母国苏丹自己签了和平协议同意它走，安理会无人拦，五天办完所有手续。
- **科索沃**2008 年宣布独立，如今获得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承认，却始终进不了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拦着。于是它卡在半明半暗里：能踢世界杯预选赛，不能坐联合国席位。
- **索马里兰**连安理会的门都摸不到，因为把门的第一道程序是有人替你递申请，而绝大多数国家担心开「非洲边界重划」的口子。

所以「成了」到底是什么

把这一章压缩成一条公式：**独立 = 硬件 × 承认链 × 联合国门槛**。硬件可以靠治理攒出来，承认链要一票一票游说，联合国门槛则需要五常都不反对。三个因子任何一个为零，乘积就是零。加泰罗尼亚 2017 年的教训是：它只有第一个因子的一部分（政府被接管后连有效政府都没了），后两个全是零。

那为什么承认链这么难攒？因为国际社会有一部根本大法在给所有想独立的地方踩刹车——它一边写着「民族自决」，一边写着「领土完整」。这对死对头，是下一章的主角。

第四章 · 自决权这张牌

上一章说了，独立的成败取决于别人接不接。那有没有一条「规则」能逼着别人接？独立派最喜欢引用的是同一张牌：民族自决权——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这话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听起来像一张万能通行证。但这一章要告诉你：这张牌在国际法的牌桌上，一直被另一只手死死按着——那只手叫领土完整，即现有国家的边界和领土不应被侵犯、不应被拆分的原则。

自决权本来不是给「地区」的

自决这个概念的现代版，是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点起来的——但他的原意远没有今天听起来这么激进，主要指欧洲民族国家别被帝国随意摆弄。真正给自决权装上弹药的是 1960 年联合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

注意关键词：**殖民地**。当时形成的默契（后来被叫作「盐水理论」）是：自决权适用于被外国隔着海水统治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东帝汶之于印尼。但**不适用于**主权国家内部的一个地区。魁北克不是殖民地，加泰罗尼亚不是殖民地，苏格兰更不是。这道「盐水线」至今仍是国际法实践里的默认设置。

大白话

大白话：自决权这张牌的发放范围，从一开始就被剪过角——「殖民地可以，国内地区不行」。独立派喜欢举这张牌，国际社会喜欢指着剪掉的角。双方都没说错，也都没说全。

两条原则打架，谁赢？

联合国文件里，自决和领土完整几乎总是肩并肩出现：1970 年《友好关系宣言》一边重申自决，一边强调不得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两条原则真打起来时，实践给出的答案相当一致：**领土完整几乎总是赢**。

最说明问题的是 2010 年国际法院对科索沃的咨询意见。各国本以为法院会回答「科索沃没有权独立」，结果法院把问题切得极薄：它只说「宣布独立这个行为本身不违反国际法」

——至于分离成一个新国家合不合法、别人该不该承认，一概没答。这份意见被独立派当胜利庆祝，被中央政府也当胜利庆祝，因为它真正的意思是：**国际法不拦你宣布，但也不给你权利**。宣布不违法 $\neq$ 独立有权利，中间那一大片空地，全靠第三章说的承认政治来填。

唯一的裂缝：救济性分离

理论界给这张死牌留了一道缝，叫救济性分离——如果一个群体受到极端、系统的压迫，且在母国内部完全没有任何出路，分离可以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被正当化。南苏丹常被往这个筐里放：南北打了两场内战、死伤以百万计，苏丹政府最终在和平协议里自己同意了公投。

但这道缝窄得几乎不存在：什么叫「极端压迫」、什么叫「没有任何出路」，没有公认的门槛，大国愿意引用时才成立。俄罗斯 2008 年为格鲁吉亚的两个地区引用过类似逻辑，西方不认；西方为科索沃引用，俄罗斯和中国不认。同一道缝，谁钻过去算数，取决于谁在门口守着。

为什么规则被故意写糊

退后一步看，这个「自决 vs 领土完整」的死结不是起草者的疏忽，而是**故意的模糊**。联合国的近两百个成员里，几乎家家都有潜在的分离问题——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加拿大有魁北克，尼日利亚有比夫拉的记忆，印尼有西巴布亚。一个把分离权写清楚的国际法，等于给所有成员国的内部裂缝发放许可证；一个把自决权彻底删除的国际法，又没法解释去殖民化的正当性。于是系统选择了模糊：让自决权停留在「原则」层面喊得响，让领土完整停留在「操作」层面管得死。

理解了规则为什么这样写，就能理解具体案例为什么那样走。接下来四章，我们逐个复盘：魁北克、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库尔德——两个「合法但没成」，两个「成了闹剧或悲剧」。规则在真实世界里长什么样，案例说了算。

第五章·魁北克：两次公投都没过

上一章说了，国际法不给国内地区发独立许可证。那如果母国自己愿意发呢？加拿大和魁北克用了半个世纪，把「合法分手」这条路的每一个坑都趟了一遍。这条路没走通——但它留下的规则，后来成了全世界处理分离公投的模板。

为什么魁北克想走

用第二章的三发动机模型对一下：身份，满分——魁北克是北美最大的法语社会，四周被三亿英语人口包围，「保住法语」是几代人的执念；委屈，有——法裔长期被叫作「北方的农民」，经济命脉握在英裔手里，1960 年代的「寂静革命」就是一场迟到的翻身；钱，方向特殊——魁北克不是被抽血的富省，独立派的话术是「单过之后我们能把法语社会经营得更好」，打的是尊严账而不是经济账。

1976 年，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党上台执政，独立从街谈巷议变成了政府议程。

两次公投：问题模糊，答案也模糊

1980 年第一次公投，问题绕了一百多个词，问的是要不要授权政府去「谈判主权加经济联合」——注意，不是直接问独不独立，是问「要不要去谈谈」。结果 59.6% 说不要。独立派的教训是：绕弯子的问题换不来授权。

1995 年第二次公投，独立派把问题写得稍微直接了点，但仍然塞进了「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这种安抚性措辞。投票率高达 93.5%——整个省几乎倾巢而出。开票夜，反对独立的一方以 50.6% 对 49.4% 险胜，差距不到六万票。独立派领袖当晚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们输给了钱和族裔选票」——这句话暴露了一个关键事实：**新移民和英语族群几乎一边倒投了反对票**，法语魁北克人内部其实投成了多数赞成。身份发动机是真的，但它撞上了一道人口结构的墙。

差 1 个百分点之后：规则反而长出来了

1995 年那个深夜，整个加拿大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刚才多三万个人投赞成，魁北克明天就独立了吗？50% 加一票，真的够拆一个国家吗？问题问得有多含糊，门槛该设多高？

加拿大没有靠拍脑袋回答，而是走了两步漂亮的法律程序：

1. **1998 年最高法院裁决**。法院的回答堪称法学史上的走钢丝：一面说，**魁北克没有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权利**——加拿大宪法和国际法都不给；另一面说，**如果魁北克人就是一个清楚的问题投出清楚的多数支持独立，联邦政府就有义务坐下来谈**。单方面不行，谈成了可以。门没开，但也没焊死。
2. **2000 年《清晰法案》**。联邦议会把这个原则落成法律：公投问题必须清晰（不许再塞「伙伴关系」之类的安慰剂）、多数必须清晰（不是 50%+1 就自动算数，众议院有权判断够不够清楚）、谈之前边界、少数族群权益、债务分割全都得摆上桌面。

大白话

大白话：加拿大的答案是一——分手可以，但要满足三个条件：问题别绕弯子、赢要赢得明显、财产债务孩子（少数族群）怎么分先谈好。50%+1 想拆家，不行。

尾声：没独立，但熄火了

最有趣的结局是：规则立起来之后，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反而凉了。《清晰法案》立了高门槛，联邦政府持续放权和承认「魁北克是加拿大境内的独特社会」，年轻一代的法语安全感比父辈强得多——三发动机一台台熄火（第二章的反向操作）。今天的魁北克，法语地位稳固、文化繁荣，独立支持率常年在三到四成之间徘徊，再没摸到 1995 年的高度。

魁北克留下的真正遗产不是独立，而是一套**处理分离的语法**：什么叫清晰的问题、什么叫清楚的多数、单方面宣布为什么不行。二十年后苏格兰公投的每一个环节——问题怎么写、门槛怎么设、伦敦为什么敢放手让它投——你都能在这套语法里找到出处。那是下一章。

第六章 · 苏格兰：输了的公投，赢了的规则

上一章末尾说，苏格兰公投的每个环节都能在魁北克的语法里找到出处。这一章看这套语法的最佳实践：2014 年 9 月 18 日，苏格兰就是否独立举行公投，85% 的登记选民投票——和平、合法、结果清晰，全世界没有一句「不承认」。它没投成，但它把「合法分手」这条路走到了离终点最近的地方。

一个曾经独立过的国家

先对一下三发动机。身份：苏格兰不是「英国的一个地区」那么简单——它在 1707 年才通过《联合法案》与英格兰合并，而且合并时留了一手：自己的法律体系、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育系统全部保留。三百年来它更像一个「带着全套制度入伙的合伙人」，而不是被吞并的地盘。钱：北海石油是独立派的王牌——「苏格兰的油」从 1970 年代起就是竞选口号。委屈：相对弱，但 1980 年代撒切尔政策对苏格兰工业的冲击留下了一整代人对伦敦的疏离感。

关键的一步在 1999 年：苏格兰议会重开（中断了近三百年），自治政府管教育、医疗、司法。这给了一个重要平台——2011 年，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这个议会里拿下多数席位，公投从口号变成了日程。

伦敦为什么敢让它投

这是苏格兰案例最反常识的地方：英国政府没有拦，而是**签了一份《爱丁堡协议》，合法授权公投**。2012 年，首相卡梅伦和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德坐下来，把规则一条条谈定：问题只能有一个，而且要直白——最终选票上就是一句「苏格兰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没有魁北克式的安慰剂措辞；简单多数即有效；16 岁以上就能投票。

卡梅伦为什么敢？因为他算过账：当时民调里独立支持率长期在 30% 上下，赢面很大；而一场双方认可的公投赢了，能把这个问题「关掉一代人」。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赌博——赌的是大多数苏格兰人最终不敢走出那扇门。

胜负手：不是情怀，是三笔账

竞选后期民调一度逼近 50:50，独立派士气冲天。但最后两个月，反对独立的阵营把火力集中在三个具体问题上，招招打在第十一章要细说的「账单」上：

- **货币**。独立后用什么钱？独立派想继续用英镑，英国财政大臣公开说「货币联盟没门」——那你自己印「苏格兰镑」？汇率、储备、银行挤兑风险立刻变成每个选民都能想明白的问题。
- **欧盟**。独立后还是欧盟成员吗？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公开表示，新国家要重新申请加入，且需要全部成员国同意——西班牙（家里有加泰罗尼亚）被普遍视为最可能投反对票的。
- **养老金和公共财政**。北海油价 2014 年正在下跌，「油养苏格兰」的账越算越不乐观，而联合王国承诺的进一步下放权力（所谓「近乎全自治」的方案）提供了「不冒险也能多拿」的替代选项。

最终 55.3% 对 44.7%，独立没通过。萨蒙德次日辞职，但说了一句话后来被证明只对了一半：「这是这一代人的公投。」

脱欧把牌重新洗了一遍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苏格兰 62% 投票留欧——却被整个英国的多数拖着脱了欧。独立派立刻拿到了新的「委屈」燃料：「当年让我们留下的理由之一是能保住欧盟身份，现在这个理由被你们自己拆了。」此后苏格兰民族党多年推动二次公投，但 2022 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苏格兰议会无权单方面举行公投，必须伦敦同意**——而伦敦至今不同意。

于是苏格兰停在一个微妙的位置：规则的门开着（英国承认公投是合法路径），钥匙在伦敦手里（第二次公投要伦敦点头），民意在五五开附近晃。它证明了魁北克语法管用——一次双方都认的公投确实能「关掉问题一阵子」；也证明了它的极限——当外部条件剧变，被关掉的问题会自己把门重新推开。

看过了两个「合法但没成」，下一章看一个反面教材：规则都不认你的公投，会发生什么——加泰罗尼亚 2017。

第七章 · 加泰罗尼亚：不被允许的公投

前两章是「合法但没成」。这一章看「硬闯会撞到什么」。加泰罗尼亚手里其实是一把好牌：有钱、有语言、有历史、有相当规模的民意。2017 年秋天，它把牌一次性全推了出去——然后亲眼看着全世界没人接。

牌面有多好

用三发动机模型对一下，加泰罗尼亚接近满分。身份：加泰罗尼亚语是一门有千年文学传统的活语言，不是方言口音级别的差异；委屈：佛朗哥独裁四十年里语言被赶出学校与公共生活，1975 年民主化后才翻身；钱：这是最硬的一台——占西班牙约 16% 的人口贡献约 19% 的 GDP，2008 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养着马德里」的话术把独立支持率从长期的一两成推到了四成以上。

但牌桌上方悬着一条硬规则：**1978 年西班牙宪法写明「西班牙国家的统一不可分割」**，修宪门槛极高。没有英国式的爱丁堡协议空间——马德里在法理上就没有授权公投这条路径。2010 年宪法法院又砍掉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里「民族」表述等条款，把最后一扇谈判窗也关小了一格。

2017：一场没人认账的公投

谈判路径走不通，独立派地方政府决定单方面干。2017 年 10 月 1 日，公投在宪法法院的禁令下强行举行：国家警察冲击投票站、拖走投票箱的画面传遍世界——约 900 人受伤的报道让独立派赢得了同情分，但投票率只有四成出头（反对独立的选民大多抵制投票），于是「90% 赞成独立」这个数字在统计学上几乎没有意义。

10 月 27 日，自治区议会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第三章那台机器的标准运转：

- **承认链：零**。几个小时之内，欧盟理事会主席表态「这是西班牙内部事务」，法德英美排队声明支持西班牙统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这个新共和国——一个都没有。

- **硬件：当天清零。**西班牙参议院同日启动宪法第 155 条，解散自治政府、接管自治区。主席普吉德蒙特几天后出现在比利时，留下的人里，副主席容克拉斯后来被判 13 年监禁。
- **那个「共和国」从未运转过一天：**没有收过一笔税，没有发过一个证件，没有任何机构听它的号令。

大白话

大白话：加泰罗尼亚犯的不是「想独立」的错，而是「跳过规则」的错。公投没有母国授权，结果就没有任何国家需要当回事；宣布独立没有改变任何物理现实，所以它在物理上就没存在过。第三章的公式记得吗：承认链是零，乘积就是零。

对照苏格兰：差的不是民意，是路径

把 2017 年的巴塞罗那和 2014 年的爱丁堡并排放，差异一目了然：苏格兰独立派输了投票，但他们走过的每一步——授权、谈判、单一清晰的问题、双方接受结果——都成了自己的资产，随时可以再来一次；加泰罗尼亚独立派「赢」了自己的投票，却因为路径不合法，把一切都变成了负债：领袖坐牢或流亡、政党分裂、国际形象受损，而支持独立的民意在随后几年一路回落到四成上下。

更冷的一层是欧盟的态度。独立派曾指望欧盟调停，但欧盟的逻辑很简单：成员国领土完整是俱乐部的地基，今天接加泰罗尼亚，明天每个成员国的内部裂缝都会找上布鲁塞尔的门。这不是针对加泰罗尼亚——这是所有想独立地区都会撞上的同一堵墙，第十二章会把它拆开看。

一个常被误读的结尾

故事的尾声常被误读成「西班牙镇压成功」。其实之后的剧情更微妙：马德里逐步转向政治手段——2021 年特赦了在押的独立派领袖，2024 年又通过了更大范围的赦免法案，换独立派政党在国家议会里的支持。对立没有消失，但烈度降了，加泰罗尼亚人也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自治的日常经营。这台发动机的火还在，只是没人再往里面浇油了。

下一章把镜头从欧洲拉到中东：有一群人在四个国家的夹缝里，把「想独立」这道题做了一百年——库尔德人。

第八章·库尔德人：三千万人没有国家

前面三个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想独立的地区边界清楚、人口清楚、母国也只有一个。现在把这道题的难度调到最高档：一个民族，散在四个国家里，每个国家都把它当作安全威胁。这就是库尔德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约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的交界山区。

一百年前的两张条约

库尔德问题不是天然存在，是被两份文件造出来的。1920 年，一战战胜国与垂死的奥斯曼帝国签《色佛尔条约》，里面写了一个库尔德人国家的可能性；三年后土耳其共和国翻身，重签《洛桑条约》，库尔德国家那一页被整个撕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三条新国界，把库尔德斯坦切成四块，分给四个谁也不愿意放手的新国家。

这就是第一章说的「帝国旧接缝」的教科书标本：**国界不是沿着民族的边界画的，民族却从此沿着国界被切割**。此后一百年，四个国家各自消化自己那块「库尔德问题」，方式不同，逻辑相同。

四块飞地的四种命运

- **土耳其**（库尔德人最多的一块）：长期官方否认库尔德身份（「山地土耳其人」的说法就出自这里），库尔德语曾不能在公共场合使用。1984 年起库尔德工人党与政府军打了四十年，四万多人丧生——直到 2025 年，工人党才宣布放下武器、走向解散，这场冲突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出口。
- **伊拉克**：萨达姆时代有化学武器袭击哈莱卜杰（1988 年，约五千人死亡）和安法尔清剿；1991 年禁飞区给了库尔德人事实自治；2003 年之后，库尔德自治区成为宪法承认的联邦实体——这是四块里走得最远的一块。
- **伊朗**：镇压与间歇性冲突，公开的政治空间最小。
- **叙利亚**：内战给了库尔德武装机会，他们在北部建立了事实自治（罗贾瓦），2024 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正与新政权谈整编进国家军队的条件。

2017：一次公投的全部代价

2017 年 9 月 25 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独立公投：投票率七成，92.7% 赞成。主席巴尔扎尼赌的是时机——库尔德武装刚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里出了大力，自觉对西方有功；巴格达中央政府则刚打完仗、看似虚弱。

赌输了。公投激怒了几乎所有相关方：巴格达宣布公投违宪，土耳其和伊朗关闭边界与领空威胁制裁，而美国——库尔德人指望的靠山——公开反对「改变伊拉克边界的单方面行动」。三星期后，伊拉克政府军开进争议地区，库尔德武装几乎不战而退出基尔库克。这座城市的油田占自治区石油收入的一大半，**公投换来的是财政命脉被掐断**。巴尔扎尼黯然辞职，独立议程被无限期冻结。

大白话

大白话：库尔德 2017 公投证明了一件事——当四个邻国加你的主要盟友全都说不可行的时候，92% 的赞成票只是一张纸。票箱改变不了地缘，地缘却能在一周内改掉你的账本。

为什么这道题几乎无解

库尔德困境的结构性在于：**任何一块独立，都会成为另外三块的起爆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独立，土耳其境内一千多万库尔德人怎么办？所以安卡拉宁可跟宿敌伊拉克中央政府合作也要按住它。四块领土的独立运动在物理上互相绑架，而国际社会承认一块就需要同时想好四块的连锁反应——没人愿意打开这个魔方。

但库尔德人也教会我们另一件事：在独立之外，**事实自治本身可以是一种成功形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有自己的议会、军队、签证政策，二十年间把自己的城市建成了伊拉克最安全繁荣的地方。它没有得到国旗，但得到了很多有国旗的地方没有的东西。这条路——名义不动、实利先拿——在第十章的灰色地带里会看得更清楚。

看了四个没成的，该看成的那几个了。下一章：南苏丹、东帝汶、厄立特里亚——成功者到底做对了什么。

第九章 · 成功的那几次

前四章全是「没成」的。这一章翻过来：本世纪有三场分离运动真的成了——南苏丹（2011）、东帝汶（2002）、厄立特里亚（1993）。把它们拆开看，成功者做对了什么；再看它们独立后的日子，又能看到另一层真相。

三个成功者的共同配方

三者的剧情不同，但骨架惊人地一致。成功的分离运动几乎都凑齐了这四张牌：

1. **打出来的事实**。三者都先经历了长期武装冲突：苏丹南北打了两场内战前后近四十年；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打了三十年；东帝汶的抵抗运动撑了二十四年。在投票箱出现之前，分离已经在地面上一半实现了。
2. **母国点头（或者倒下）**。这是最关键的一张牌：苏丹政府 2005 年签了《全面和平协议》，白纸黑字同意南方六年后公投决定去留——南苏丹的独立本质是**一次按协议执行的离婚**。东帝汶的转折点是 1998 年苏哈托倒台，印尼新总统哈比比主动提出公投。厄立特里亚则是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 1991 年被推翻，新政权上来就承认了厄立特里亚人自决的安排。注意到没有：**没有一个成功者是在母国坚决反对且不松口的情况下独立的**。
3. **国际社会搭台**。联合国在东帝汶直接接管了两年过渡行政（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在南苏丹问题上安理会全程护航，公投、独立、入联五天走完。
4. **承认链零阻力**。母国都同意了，别人自然不会拦。这与加泰罗尼亚、库尔德的零承认形成镜像。

大白话

大白话：独立成功不是「宣布」出来的，是「谈成」或「打到最后对方认了」的。投票只是签字仪式，真正的合同在投票前很多年就已经谈好了。公投是婚礼，和平协议才是结婚证。

然后呢？独立不是终点，是把问题换了

三位成功者之后的日子，是这本书里最扎心的一组数据：

南苏丹独立两年后就打起了内战（2013-2018），死亡以十万计，今天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分离解决的是「我们和喀土穆」的问题，但南苏丹内部的族群矛盾、石油依赖、治理能力，独立一样都没有解决——只是把「敌人在外面」换成了「敌人在家里」。

厄立特里亚被誉为「为国捐躯的一代」建立的模范国家，结果三十年没有选举，无限期兵役制让一代年轻人用脚投票外逃，被外界叫作「非洲的朝鲜」。独立的正义性无可置疑，但独立后的政权质量是另一道题。

东帝汶是三者里结局最好的：有选举、有相对自由的媒体，但经济至今高度依赖石油基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附近。它证明了独立可以带来尊严和稳定，却带不来自动的繁荣。

把成功学倒过来读

三个案例合起来给出两条教训。第一条给想独立的人：**公投是最后一步，不是第一步**——先打出或谈出事实、让母国坐到桌前、把国际护航安排好，票箱只是盖章。跳过这些的（加泰罗尼亚、库尔德），票投得越漂亮摔得越重。

第二条更冷：**独立解决的是边界问题，不是治理问题**。第二章的三发动机里，委屈和身份能靠独立一次还清，但钱那台发动机——谁来收税、怎么分石油、公务员工资谁发——独立后第一天就变成你自己的作业。南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悲剧不是「不该独立」，而是独立之夜所有人都在庆祝婚礼，没人准备过日子。

在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类存在：一些「国家」已经事实上运转了几十年，却永远卡在婚礼之前。下一章进灰色地带。

第十章 · 灰色地带

第九章结尾说，在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还有第三类存在。这一章就走进这个中间地带：世界上有好几个「国家」，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边检站，运转了几十年——但你在任何一张标准世界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们。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事实国家（de facto state），即事实上独立运作、却未获国际普遍承认的政治实体。

灰色地带的花名册

- **索马里兰**（原索马里北部，1991 年宣布独立）：灰色地带里的「模范生」。三十多年里办了好几轮大选、和平交接过权力、自己发行货币、管着柏培拉港，而名义上的母国索马里至今连首都都管不稳。它缺的只有承认——一直到 2025 年底，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它的联合国成员，多数国家仍在观望。
- **德涅斯特河沿岸（德左）**（原摩尔多瓦东部，1990 年宣布分离）：苏联活化石——还用着带镰刀锤子的旗帜，靠俄罗斯驻军和补贴撑着，没有任何联合国成员承认它，连俄罗斯自己都没承认。
- **北塞浦路斯**（1974 年土耳其出兵后形成，1983 年宣布建国）：全世界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承认。它运转得不算差，但护照几乎哪儿都不能用，国际航班只能经土耳其转机。
-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原格鲁吉亚境内，1990 年代冲突后事实分离，2008 年俄格战争后被俄罗斯承认）：承认者只有俄罗斯加上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瑙鲁等寥寥几个。

它们靠什么活着

一个没有国际承认的政治实体，日子怎么过？答案分两种模式。

奶妈模式：找一个大国当靠山，靠山出安全、出钱、出外交掩护。德左靠俄罗斯，北塞浦路斯靠土耳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靠俄罗斯。代价是主权的成色：你的军队指挥、财政预算、外交选项都攥在奶妈手里。德左与其说是「想独立的国家」，不如说是俄罗斯顶在摩尔多瓦腰上的一根手指——留着它不是为了让它建国，是为了让摩尔多瓦不敢彻底倒向西方。

自养模式：索马里兰是唯一没有奶妈的。它靠港口关税、侨汇和出口牲畜养活自己，靠治理绩效换取国际好感——结果反而陷入了灰色地带最讽刺的悖论：**它治理得越好，国际社会越**

不忍心「奖励」它，因为承认它等于告诉全非洲：分裂出去单干是有回报的。

大白话

大白话：事实国家分两种——有人养的和自己养的。有人养的主权是租来的；自己养的那位，成绩单最好，毕业证却最难拿。

为什么宁可冻着，也不给名分

灰色地带能存在几十年，靠的不是没人管得了，而是**各方都觉得冻着比解决了划算**。母国不愿割地，但武力收复代价太大；大国靠山不想承认它（承认了就要负责到底），但也不想放手；国际社会不想开先例。于是形成一个纳什均衡（博弈论里指各方在现状下单独改变都会吃亏、于是谁都不动的僵持状态）：谁动谁亏，不如都不动。这些冲突因此在新闻里有个专门称呼——「冻结的冲突」。

冻着的日子有真实的代价：居民拿的是没人认的护照，出不去；企业没法开国际账户、没法治外融资；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弄一本母国或靠山的护照然后离开。灰色地带不是免费的中间态，它是一种缓慢的失血。

夹在中间的启示

把灰色地带和前面九章连起来看，一条光谱浮出来了：被承认的独立（南苏丹）— 灰色地带（索马里兰们）— 被镇压或收编的运动（库尔德 2017、加泰罗尼亚 2017）。光谱上决定位置的**不是民意、不是治理、不是正义，而是第三章那台机器：谁承认你，谁拦你，五常里有没有人拍桌子**。承认政治听起来冷酷，但它背后有套理性的账——下一章先把独立的经济账算清楚，最后一章再算国际社会那本更大的账。

第十一章 · 独立的账单

前面十章谈的是身份、规则、承认——独立的「上层建筑」。这一章谈钱。独立运动最爱讲情怀，最怕算细账，因为细账往往难看。看看一张独立的账单到底长什么样。

第一项：用什么钱

新国家第一天就要回答：老百姓钱包里的钱是什么？选项不多，个个带刺：

- **继续用母国货币。**最省事，但等于把货币政策遥控器留在前任手里——利率、发行量、最后贷款人（银行系统出事时救市的央妈）都不归你管。苏格兰 2014 年想这么干，伦敦一句「没门」就打掉了，这正是第六章说的胜负手。
- **硬蹭别人的硬通货。**科索沃和黑山干脆单方面用欧元——没问过欧洲央行，也没资格问。能用，但出了金融危机没人救你。
- **自己印。**最有主权尊严，但新货币要有外汇储备背书、要防挤兑、要建立信用——这一套没有十年八年立不起来，期间资本外逃能把你的储备抽干。

第二项：债务和家产怎么分

离婚要分财产，分家要分国债。历史上有两种分法：苏联解体时俄罗斯选了「全拿」——承担全部苏联外债，同时拿走全部海外资产和联合国席位；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离婚」按人口二比一切分，和和气气。南苏丹的例子更说明问题：2011 年分家时石油在南边、输油管在北边，两边为过境费扯皮到 2012 年南苏丹干脆停产十五个月——一个财政九成靠石油的国家，为了谈判筹码把自己掐停了。账单没谈拢，独立的红利可以先亏成负数。

第三项：边界、关税和看不见的摩擦

独立前，你和母国之间的贸易是国内贸易；独立后，同一条公路上跑着的就是进出口。规则一变，成本凭空长出来：海关、边检、不同的产品标准、不同的税收体系。英国脱欧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现场教学课——仅仅是退出关税同盟（连独立都算不上），英欧贸易的文书成本就让大量小企业放弃了跨境生意。一个从母国分离的小地区，对母国市场的依赖度通常远高于英国脱欧前对欧盟的依赖，摩擦只会更痛。

还有一笔容易被忘的账：**建国家本身很贵**。外交部、国防部、海关、央行、统计局、上百个驻外使馆、联合国会费、护照系统、民航代码、顶级域名……这些「国家级基础设施」原来都是母国摊销的，现在要一个小经济体独自买单。

一个正面样本：黑山

账单不全是劝退的。2006 年黑山独立公投给出了「和平分家」的满分答卷：公投规则事先谈定（55% 的赞成门槛、50% 的投票率门槛，都是和欧盟一起设计的），结果 55.5% 过线，塞尔维亚体面承认，双方和平分账。黑山随后直接用欧元、稳步谈入欧盟，旅游业成了支柱。它证明：当母国点头（第九章的配方）且账单提前算好，独立的经济成本是可以管理的。黑山人口六十多万，和北京一个大型社区差不多——小，反而是资产：灵活、好掉头、治理半径短。

大白话

大白话：独立的经济账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摩擦成本谁付、信用从零开始攒、原来看不见的补贴（货币、市场、国家级设施）全部显性化」。算不清这笔账的独立，是用情怀给摩擦买单。

账单的真正用途

值得注意：账本很少直接杀死独立运动，它的作用是在**摇摆选民心里种下「不敢」**。苏格兰 2014 年独立阵营输掉的不是情怀票，是中间选民对货币和养老金的担心；加泰罗尼亚支持率见顶回落，也发生在几百家企业把总部迁出加泰罗尼亚之后。情怀决定运动能不能点火，账本决定它能不能过线。

到这里，一个地区自己的账算完了。但还有一本更大的账：为什么整个国际社会——包括那些自己就是靠独立建国的国家——都本能地讨厌新国界？最后一章，把系统级的账算给你看。

第十二章 · 为什么世界不喜欢新国界

最后一章，把镜头拉到最高处。前面十一章里所有案例的成败，背后都压着同一块石头：**现行国际体系对新国界的本能排斥**。它不是某个大国的阴谋，而是一套所有国家——包括那些靠独立建国的国家——共同维护的默契。看懂它，才算看懂了这本书开头那张裂缝地图为什么不继续裂。

一条看不见的最高原则

国际法里有个拉丁词：uti possidetis，直译「占有者保有之」，大白话是：**独立可以，但新国界只能沿用原来的行政边界，不许重新画**。它最早用于拉丁美洲独立，后来被非洲发扬光大：1964 年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专门通过决议——殖民地边界是殖民者用直尺瞎画的，人人都知道不合理，但各国一致同意**就按这条不合理的线来**。为什么？因为重画边界这道题一旦开做，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要裂成十几块，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一条坏但冻住的线，好过一场没有终点的重划比赛。

1975 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把同样的逻辑写进欧洲安全框架：边界不可武力改变。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禁止侵犯领土完整。一层层叠下来，「国界只许冻、不许动」成了现行体系的地基。

多米诺恐惧：家家都有加泰罗尼亚

这套默契的深层逻辑是第十章说的纳什均衡的放大版：**几乎每个国家家里都有一条自己的裂缝**。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所以它坚决不承认科索沃；中国有台湾问题和边疆民族地区，所以把主权和领土完整列为一贯的核心立场；尼日利亚经历过比夫拉战争的百万死亡，所以非洲国家对索马里兰的承认慎之又慎。承认别人的裂缝，就是给自己家的裂缝发许可证——这就是各国投票时真正的计算。它不是虚伪，是自保。

最妙的证据是一个悖论：**分离运动一旦成功，会立刻变成领土完整最凶的捍卫者**。南苏丹独立后死死按住自己境内的分离倾向；科索沃绝不许境内塞族区「再分离」一次；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们则把全部外交精力花在封堵自己的灰色地带。昨天还在拆墙的人，今天成了砌墙

最卖力的——因为坐到桌子里面之后，他们都看懂了同一笔账：这套体系的门票之所以值钱，恰恰是因为门很难进。

大白话

大白话：国界体系像一栋老公寓楼，家家都嫌自家格局不合理，但家家都不敢拆承重墙——因为你家拆墙的先例，就是邻居砸你家的许可证。于是全楼达成默契：格局再烂，也只在装修层面改（自治、联邦、权力下放），不动结构。

那裂缝还会不会变成新国界

会，但只会沿着前面十一章划出的窄门走：**打出或谈出事实、母国点头、大国不拦、账单算得清**——四张牌凑齐，门就开一条缝。按这个标准看未来十年最值得盯的几条缝：

- **布干维尔**是最接近「按协议走完」的候选：公投结果合法有效、母国认账，剩下的只是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走完批准程序。如果它 2027 年前后顺利独立，将是黑山之后最干净的一次。
- **索马里兰**在 2025 年底拿到以色列的第一个承认后，游说明显加速，但多数国家仍在观望——它的命运取决于「承认的第一个多米诺」会不会有第二个。
- **苏格兰**卡在「钥匙在伦敦手里」：民意在五五开，路径清晰但被程序锁着，等的是一次英国政治的变局。
- 其余大多数裂缝——库尔德、加泰罗尼亚、喀麦隆英语区、西巴布亚——大概率继续在「诉求存在、通道没有」的状态里长期低烧。

收束：这本书回答了什么

回到第一章那个工程师式的问题：一个地方想单飞，要过几道关？现在可以列出完整的清单了——要有三发动机点着的真实民意（第二章），要有地盘政府这些硬件（第三章），要攒出一条承认链、过得了五常的门槛（第三章），要绕开或赢得自决与领土完整的规则死结（第四章），要走合法路径或者承受硬闯的代价（第五至八章），最好让母国自己点头（第九章），哪怕成了灰色地带也要有活下来的本钱（第十章），最后还要付得起那张账单（第十一章）。而所有这些关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整栋楼都怕承重墙（本章）。

世界地图上的国界线看起来是地理，其实是所有这些账轧平之后的余额。裂缝不会消失——身份、钱和委屈永远在产生新的裂缝——但每一条裂缝从出现到变成新国界，都要先付清上面这笔全额的账。这就是为什么想独立的地方那么多，而新国家那么少。

想独立的地方 · 王建硕